

安全理事会



S/PV.2361

1982年5月21日

UN/...

第二千三百六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6时15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阿塔乔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6时3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舌尔的控诉

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

主席：根据第2359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塞舌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贝宁、博茨瓦纳、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洪都拉斯、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和马尔他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奥杜先生(塞舌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索格洛先生(贝宁)、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洛佩斯·德尔阿莫先生(古巴)、苏亚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洛沃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扎基先生(马尔代夫)和高西先生(马尔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也收到了阿富汗、巴巴多斯、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匈牙利、马里、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莫斯利先

生(巴巴多斯)、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泰勒先生(格林纳达)、拉茨先生(匈牙利)、特拉奥雷先生(马里)、洛博先生(莫桑比克)、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卡桑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蓉先生(越南)和西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尽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人很多，但是由于时间已晚，今天晚上只能安排七人发言，其余的人将在讨论这一项目的下次会议上发言。

西堀先生(日本)：关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愿意提醒安理会各位成员，我国代表团在去年12月举行的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会议上曾说明，1981年11月25日外国雇佣兵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是一起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是对塞舌尔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和对它的政治独立的威胁。同时，我国代表团指出，既然围绕这一事件还有一些事实不大清楚，那就非常需要向安理会提供一切有关的情况，以便其成员能够决定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

在联合国的各个讲坛上，我国代表团曾反复强调指出，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包括安理会在内，需要加强调查事实的权力。因此，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安理会1981年12月15日关于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塞舌尔共和国提出的控诉的第496(1981)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能为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荣幸。

我想借此机会要求在会议记录里写上我对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的领导和智慧以及他和委员会另一位成员、爱尔兰常驻副代表克雷格先生的合作精神深感钦佩。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推动委员会的工作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提供了专门的帮助，他们也应该得到赞扬。

我还要感谢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感谢他对1982年3月15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所作的

有益的和全面的介绍。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委员会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委托给他们的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以及确定和估计塞舌尔遭受的经济损失的任务。我相信，委员会在执行上述使命时竭尽了全力，做了一切能做的工作，以寻求客观地和公正地查清有关马埃国际机场事件的全部事实。

根据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毫无疑问，雇佣军入侵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塞舌尔政府，以达到所谓扶植詹姆斯·曼查姆为国家元首的目的。十分明显，塞舌尔成了侵略的受害者，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疑遭受到外来雇佣兵的侵犯，虽然塞舌尔的一些流亡者显然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委员会已经会见了被关押在塞舌尔的雇佣兵，他们正等待对其所犯严重罪行的审讯，委员会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证词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报告中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由于在南非受到法律上的限制，委员会未能审问那些在进攻失败后立即乘一架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返回南非的雇佣兵，特别是雇佣军入侵行动的核心人物迈克尔·霍尔。在这方面，该报告第274段很坦率地说明，所得到的情况是不全面的，而且

“委员会没有充分了解到雇佣军入侵的起因和背景。委员会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将来，特别是在南非审讯劫持飞机案的过程中，它也许能得到与它的使命有关的进一步的重要情况。”

〔S/14905，第274段〕

从最近迈克尔·霍尔在一个南非法庭上提供的并由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报道而多少轰动一时的证词来看，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的保留意见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对委员会在1982年3月15日提交它的报告后所继续得到的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愿意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建议，内容如下：

“如果安理会希望的话，它可以授权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交一份有关该委员会受权了解的任何进一步情况的补充报告。”〔同上，第293段〕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的首要任务是考虑是否应当要求委员会提出关于目前我们要讨论的报告的另一份补充报告。如果能从不同方面的人士，包括从迈克尔·霍尔和一位似乎与这次实际的进攻有密切关系的现在南非的塞舌尔人杰勒德·霍鲁那里搜集到进一步的情况，那么，在资助问题上的某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就可能得到澄清。

关于这次事件，我想简单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损失问题。毫无疑问，由于去年11月雇佣军无缘无故的袭击，塞舌尔的经济蒙受了损失。正如报告所指出的：

“尽管参与这次侵略的人数可能不多，……但由于塞舌尔的国土很小，资源有限，这次侵略给该国的主权和独立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给它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上，第271段〕

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由于塞舌尔政府和人民在友好国家的合作下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机场受到的直接的物质破坏已得到了修复。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次事件的另一个方面，即它对塞舌尔国民经济的影响。塞舌尔的主要行业是旅游业，近几年来，旅游业的收入差不多占这个国家外汇收入的70%，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10%强。因为旅游业对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动乱非常敏感，所以，对塞舌尔的袭击无疑不仅使旅游业而且也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虽然报告说现在要对该国旅游业所受损失作出最后估计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想象，由于雇佣军的袭击，塞舌尔的经济在1982年将会受到不利的影 响。但是我们相信，有了国际的合作，塞舌尔的领导人 和人民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使自己的国家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在5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履行职责的方式表示祝贺，并表示希望，在你的富有才干的领导下，安理会将会圆满完成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对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4月间卓有成效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谢意。

我们十分注意地吸取了塞舌尔外交部长的明确而令人信服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他的政府关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立场。从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就大力支持塞舌尔向安理会发出的呼吁。1981年11月25日，这个小国遭到了厚颜无耻的挑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标准和原则受到了践踏。一批外国雇佣兵侵入了它的领土，以图推翻该国的合法政府，雇佣兵的军事行动给塞舌尔带来了生命和物质上的损失。也就是说，塞舌尔遭到了侵略，这是在帝国主义集团分子指挥下对已走上民族独立发展道路的年轻的独立国家推行国际恐怖主义政策的又一具体表现。

1981年12月，苏联在安理会支持了第496(19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派一调查委员会去调查雇佣军入侵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并确定和估计经济损失。

苏联代表团认为，总的来说，在巴拿马代表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的领导下，委员会进行了有益的工作。委员会的报告（文件S/14905）载有重要的事实材料。尽管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采取了故意阻挠的立场，委员会未能在它的职权范围内弄清所有的事实，但是，在这个报告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已有可能来相当清楚地探究事件发展的过程，并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委员会的报告无可争辩地表明，一批雇佣兵对塞舌尔群岛发动了侵略，企图推翻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这次侵略的直接准备和策划，包括招募进行这次侵略的雇佣兵，都是在南非的领土上进行的。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和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中提供的新的事实，以及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暴露出来的其他事实，都证明了南非当局不仅了解正在准备中的侵略，而且是这些侵略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这是比勒陀利亚国家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政策的典型表现，该政权企图扼杀非洲人民对自由、独立、平等权利和社会进步的愿望。同时，这也是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邻国进行强盗式袭击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南非的这些行径成了安理会经常讨论的问题，并

遭到安理会的不断谴责。1982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策划、组织和资助对塞舌尔群岛人民和国家的武装侵略。

毫无疑问，如果南非统治者没有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全面援助和支持，它是不可能长期坚持推行这种轻举妄动的政策的。

苏联代表团支持委员会报告中的若干建议，特别是关于有必要迅速起草一项关于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建议（S/14905，第54页）。关于这一点，我想强调指出，在关于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的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在两次会议上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竭力拖延和阻挠起草这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

苏联代表团同意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发言中所表示的意见，即应该认为委员会的报告是初步的，它需要根据新的材料进一步加工补充。因此，我们支持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根据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必须继续进行工作的要求，以便使委员会能完成其任务，并向安理会提出具体的建议。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安理会就能对那些对侵略负有责任者以及对维护塞舌尔共和国的主权采取适当的措施。

此外，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采取广泛的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以防止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如塞舌尔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类似的袭击。

苏联支持并声援在对付帝国主义仆从的阴谋中表现出英勇坚毅精神的塞舌尔人民。我们衷心祝愿友好的塞舌尔共和国在它选择的、在和平安宁环境下建设一个新社会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阿梅加先生（多哥）：主席先生，当安理会正在审议一个对第三世界关系重大的问题——雇佣兵现象的时候，命运决定了你应当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主席先生，我愉快地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着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你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你的国家的悠久文明和富有灵感的知识

所赋予你们人民的伟大智慧。这种伟大的智慧和你对国际问题的深入了解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上个月为寻求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法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决断能力以及他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热情的赞扬。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所取得的成果就象一位熟练而有力地挥动木槌的大师所做的工作一样。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其严重性是本组织所深知的。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国代表团都已阐明了多哥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再一次说明我国政府对雇佣兵活动问题的立场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对我们小国来说已成了一个恶梦，如再拖延不解决就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无穷的危害。

此外，前面几位代表的发言对这一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使用雇佣兵的行径表示了极大关切。从中可以看出专门讨论1981年11月25日那些邪恶的无法无天的人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的预谋侵略的几次会议是多么重要了。

1981年11月25日塞舌尔事件发生后，安理会在1981年12月15日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塞舌尔的控诉”这个问题，并一致通过了第496（1981）号决议。在决议的第3段，安理会决定

“派遣一个由安理会三位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确定和估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并向安理会报告和提出建议……”。

今天，安理会得到了这一报告，报告收在1982年3月15日的文件S/14905中。关于这件事，我高兴地向调查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做了出色的工作，起草了这份出色的报告，并对报告作了雄辩的陈述。多哥代表团对调查的深入彻底、对报告事实和情况的客观性也感到满意。

1981年11月25日，只谋求在和平中生活的塞舌尔政府和人民成了以推翻该国政府为目的的雇佣军侵略行动的受害者。调查委员会向我们提供的具体情况

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受到安理会一致谴责的这一侵略行径的性质，使我们再一次了解到这些雇佣军活动的实际规模以及这些活动对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小国的生活带来的后果。提交安理会的这份报告又一次揭露了现已为人所熟知的军需供应者、招募者、训练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活动的典型形式。

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反常的现象：当大批雇佣兵入侵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时，国际舆论根据某种新闻报道，或者只是耸一耸肩而一笑置之，或者根本无动于衷。但是，当那些雇佣兵最后受审时，受害的国家就会遭到来自同一舆论界的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多哥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就已提请人们注意这一奇怪的现象，他说：

“如果逮捕雇佣兵和他们的特许的招募人员，并在尽可能保证其辩护权的条件下审讯他们，那么，各种信件、宣言、报纸上的文章和所谓人权协会出版的其他虚伪的宣传品就会纷至沓来。”〔A/36/PV.33，第38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强调这一系列安理会会议的重要性的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有力措施来坚决对付一场持续已久的灾祸。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理会应该始终如一地谴责以雇佣军为代表的罪恶势力的活动，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制止这些活动。安理会的这一态度一定会使特别委员会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努力得到加强。

使用雇佣军来破坏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稳定，首先就是否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权利。为了了解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渊源和它的哲学可能是有用的。遗憾的是，这次会议辩论范围有限，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将只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国家刚刚兴起，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把这一历史事件看成是我们人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对待殖民主义的意图和阴谋，殖民主义远远没有放弃它的卑鄙行径，而只是改头换面而已。那些想要回到“过去黄金时代”的人，为了遏制他们被迫接受的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变化，发明了使用雇佣军的方法，企图破坏独立的主权国家的

稳定，而这些国家的唯一过错是执行另一种为殖民主义者所不喜欢的政策。因此，雇佣军的侵略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行动；它是那些仍然梦想用武力再次征服别国领土并在那里扶植屈从其意志的政府的人们的策略。

南非在其雇佣军于1981年11月25日对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发动的流产的武力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我想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中引用有关的段落。第278段说：

“雇佣军侵略的直接准备和策划工作……是在南非进行的，……一部分（雇佣兵）是南非国防军的后备役军人，他们接到了兵役征召书。”
〔S/14905，第278段〕

报告的第282段说：

“考虑到（南非）安全部门对南非的严密有效的控制和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性质……，特别是获得和试验武器的情况，委员会认为难于相信南非当局对这个事件的准备情况会毫无所知。”〔同上，第282段〕

在报告的第272段里，去南非实地调查的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

“……没有……获准与乘坐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回到南非的雇佣兵见面。他们尤其因不能会见雇佣兵头目迈克尔·霍尔而遇到了困难。”〔同上，第272段〕

实际上，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比勒陀利亚当局为什么不允许调查委员会会见在南非避难的迈克尔·霍尔及其帮凶。最后，在报告的第218段里，我们读到：

“被关押在塞舌尔的马丁·多林斯切克向委员会供认，他是南非国家情报局的现役人员。”
〔同上，第281段〕

比勒陀利亚当局对这一说法既不证实，也不否认。

一个在国内敢于采取无论多么卑鄙的行动来迫害本国国民的国家，在国外就一定会无视国际准则，这是不足为奇的。那些至今仍然吹捧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南非的人现在应该正视这些事实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变那个国家的内外政策。

就我们而言，我们仍然认为，南非在这个问题上，有意的冷嘲热讽，以及南非当局对雇佣兵参与反对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的未遂政变自鸣得意和雇佣兵完全逍遥法外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南非在1981年11月25日的侵略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此外，派遣雇佣军并欢迎其返回的南非还坚持认为，阴谋颠覆一个外国政府是干得对的。实际上，在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第200段里曾提到南非政权的司法部长说的一段话：

“一般来说，他并不知道有任何禁止人们阴谋颠覆另一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只有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触犯了某项法律，起诉也许才有理由。”〔同上，第200段〕

所有的国家都迫切需要和平与安全。对象我们这样的年轻国家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这对它们的稳定和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正因为这样，我国代表团才认为，必须宣布雇佣兵的活动是一种危害人类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犯的罪行，而那些负有罪责的人一旦被捕就必须予以应有的惩罚。在这方面，多哥作为起草关于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极其重视联合国为制止雇佣军活动所作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热情地希望，委员会的工作将使一项能够一劳永逸地铲除这一祸害的国际公约获得通过。

我国代表团刚才强调了这一系列会议的重要性，并要求安理会采取坚定的立场和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使用雇佣兵的做法的发展。早在1977年，由于发生了对姊妹国家贝宁共和国的侵略，安理会通过了第405（1977）号决议，严正地宣布禁止使用雇佣兵推翻或企图颠覆任何一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个决议未能防止数月后雇佣兵准备颠覆我自己的国家的阴谋，只是由于友好国家的警惕和多哥的武装力量，这一企图才未能得逞。这个决议也未能防止雇佣兵在1981年11月25日企图推翻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的政府。幸运的是，这一企图由于塞舌尔保安部队的警惕也宣告失败。因此，现在安理会在等待缔结一项反对雇佣兵的国际公约的同时，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使用雇佣

兵的做法的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些措施中应包括由安理会强使南非把在南非避难的迈克尔·霍尔及其帮凶移交给塞舌尔共和国当局，塞舌尔已答应按一切国际保证条款对他们进行审讯。这样一来，潜在的雇佣兵就会知道，今后他们再也不会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了。

关于这一侵略行为在经济上带来的后果，调查委员会已注意到了马埃的拉鲁角国际机场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由于暂时关闭机场所造成的经济收入的损失和塞舌尔从旅游业所得资金的减少。在这方面，我想再次表示，我们与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是休戚与共的。同时，我还表示我们支持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特别是关于补充调查的建议和下面的一项建议：

“联合国会员国和各国际组织应该紧急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以使该国能克服由于雇佣军的侵略而面临的种种困难。”〔S/14905，第293（1）段〕

多哥政府一贯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因为多哥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决心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竭尽全力，提倡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进行合作的政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多哥再次借此机会坚决地和毫不含糊地谴责使用雇佣兵颠覆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径。

主席：我感谢多哥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马尔代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基先生（马尔代夫）：我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位成员在安理会忙于讨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时给我这个机会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安全和独立，而且也是对维护和睦的国际关系和确保国际安全的威胁。

我荣幸地和其他发言者一起，对你主席先生在5月份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表示良好的祝愿。同时，我也对扎伊尔常驻代表在上个月很恰当地执行了同一任务表示祝贺。

我今天所以要发言是因为我对安理会讨论关于塞舌尔共和国问题这件事深感关切，而我之所以感到关切是因为我的国家在1980年初也曾有过遭受外国雇佣军入侵的经历。虽然我国的经历不象塞舌尔共和国去年年底的遭遇那么悲惨，但是，我们的经历和事后我们所能得到的情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的这一严重威胁，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制止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不择目的地随时准备出售他们的作战本领的话，这种威胁就会始终存在。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但我还是不能不提一下，1982年3月号的《新非洲人》杂志的首篇报道最详尽地披露了关于雇佣军活动的令人厌恶的事实。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雇佣军：把非洲作为目标。”我只想从这篇文章摘引一句话：

“为了一把美元，他们要去杀人或者被杀。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即使这篇报道使读者注意到有此类活动的仅是局部地区，但我们不应该天真到竟会相信雇佣军的活动现在是或将来也是局限于那一地区。我真诚地认为，应该把这类活动看作是全世界的一种危险的现实。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去年年底雇佣军入侵后，我们的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所遭受的巨大不幸是由于肆无忌惮的行为造成的，而我们认为，煽动和犯下这罪行的人缺乏人类高尚的良心，对于国际法的全部准则和世界上人类的体面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一概无情地置之度外。我们相信，塞舌尔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正象马尔代夫一样，塞舌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友好国家，它正在为反抗严重的束缚以发展和改善人民的前景而进行艰苦的战斗。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塞舌尔政府和人民怀有最诚挚的友谊。这种真挚的情感极大地增强了我今天在今天发言的愿望。

我们都知道，根据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并不十分全面，也不是结论性的。但我认为，这肯定不是由于委员会成员不够努力的结果。事实上，他们的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应该得到高度的赞扬。调查报告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害者由于雇佣兵的这一行径而在经济上遭到损

失的程度。因此，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觉得，现在我们至少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和一切可能的行动来减轻我们的姊妹国家的巨大的经济负担。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悲剧性插曲的其它方面也必须得到安理会的充分注意和极其认真的考虑。为了不占用安理会太多的宝贵时间，我将不再摘引有关材料，而只想提一下发表在以下几期的《纽约时报》上的文章：4月20日一期题为“南非与流产的政变有关系”的文章；1982年5月4日一期题为“证词表明南非武器与政变有关系”的文章；1982年5月10日一期题为“审讯透露了南非的情报网”的文章。

此外，我对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表的明确声明还记忆犹新。考虑到调查委员会录制的有关南非的供述和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在竭力继续推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事实，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呼吁安理会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放松为全面执行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并要求安理会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行动。

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有关塞舌尔共和国的事件使我们相信，雇佣军活动的问题不应看作仅仅是脾气古怪、精神错乱或鲁莽轻率的人的孤立行动。这些活动随时有可能成为对世界上小国和穷国的真正的重大威胁。总之，这可能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国际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6/76号决议的进展情况给予最密切的注意。

象马尔代夫这样的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联合国来保持和维护它们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我们坚信，联合国体系能及时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这样，就任何国家——大国或小国、强国或弱国、富国和穷国——来说，体现在宪章里的崇高原则都可得到维护、尊重和执行。

主席：我感谢马尔代夫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满意心情，因

为我们看到，为了使人类命运免遭更多的暴力、更大的对抗和更深重的灾难，我们需要以高度的关心、杰出的本领和巨大的努力来处理国际局势，而你正是在这样的時候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国家的代表，作为一个同情各国人民自由和进步、阿尔及利亚荣幸地与之有着牢固的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一定会认真地、有效地和权威地履行你的使命。

我还要说，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那个任务特别繁重的月份所取得的出色成绩表示赞赏。

今天我代表阿尔及利亚发言——谢谢你允许我这样做——我国代表团愿意执行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十八届部长会议委托给我国及其他非洲国家的一项任务，即对安理会研究一次特别严重的侵略事件作出集体贡献；同时，表示非洲国家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支持。这样，阿尔及利亚也就是在对一个其独立和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友好的兄弟国家履行其友好和团结的义务。此外，这也是我们对塞舌尔共和国、对它的人民和政府表达特别的敬意的机会。

这个被所有的人正确地称为天堂的小国，本来应该是能够利用它在地理上的一切有利条件顺利地向前发展的。实际上，尽管这个国家位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区，因而使别人垂涎三尺，但它还是为了它的全体人民坚定地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执行民族独立政策，选择不结盟的立场，并致力和献身于世界的正义事业。这种在国内外事务方面所作的选择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信念的表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选择竟使塞舌尔共和国似乎成了各国人民自由的敌人和非洲的敌人的一个可以轻易得到的猎物。

1981年11月25日再次出现在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者，其目的就是向上述选择挑战，使塞舌尔人民屈从于他们，并使他们受到新的奴役。塞舌尔人民挫败了一次精心策划、大力组织和进行的侵略行动，我们为他们所取得的这一新的胜利感到高兴，同时，我们还必须尽最大努力调查清楚这一事件，揭露和谴责它的策划者和煽动者，并使所遭受的损失得到弥补。

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整个非洲来说，这一罪恶行径

与最近几年对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那几次侵略如出一辙。在整个南部非洲，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向非洲人民的独立和主权进行挑战，在向非洲统一组织进行挑战，在向联合国进行挑战，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统治、颠覆和削弱自由非洲的帝国主义战略。

我们此刻正在研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接受了安理会的委托以后，调查委员会当然必须明智地、也许是谨慎地采取行动，首先必须认真地弄清事实，核实各种有关情况，然后才能对这一周密策划的侵略和雇佣军主义的罪行进行审讯。

我们理解并尊重委员会所采取的步骤，阿尔及利亚希望对调查委员会，特别是对委员会主席表示敬意。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委员会的继续活动将使我们追究那些策划、准备和资助侵略行动的人的国际责任。

我们认为，调查的结果势必会指出在那个地区唯一能够资助这一侵略行动的政权，因为这是它控制、统治和颠覆别国的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要说清楚的是，在目前的调查阶段，甚至在调查之前，非洲国家对于谁是罪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这种怀疑会产生瓦解士气的致命影响。同时，还要说清楚的是，塞舌尔共和国没有权利去怀疑，前线国家没有权利去怀疑，整个非洲也没有权利去怀疑。这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因为在任何时候，同一个侵略者可能再次对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进行打击。

此外，这个报告没有写进去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而第一阶段调查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正好暴露了侵略罪人的真正面目。我们并不需要等到这第一份报告补充了其他事实后才去揭露比勒陀利亚政权和更加有力地对它加以谴责，因为这个政权企图伤害一个不结盟的非洲国家，而这个国家是我们中间最小的、最弱的一个，它理应在自由、尊严和诚实的劳动中生活。

但是，好象侵略罪行本身还不足以令人憎恨似的，这种侵略勾当还非要交给有着反对其他非洲人民的长期丑行记录的雇佣兵去干不可。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非洲会这样愤怒和反感，会对国际社会提出这么多的要求。

为了积极推行特等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正企图给予雇佣军主义新的生命。几个世纪以来使殖民征服合法化并帮助确立了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的那种心理与行为泛滥得令人难以忍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正在肆无忌惮地谋求霸权，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必要的根本性措施来消灭雇佣军主义，那么雇佣军主义就可能成为我们大陆整个南部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由于比勒陀利亚的爪牙——雇佣兵的无法无天的行动，动乱的地区扩大到了塞舌尔，这一事实清楚地证实了旨在破坏非洲大陆安全的种种危险计划；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了对种族隔离政权长期的挑战在国际上进行有组织的迅速回击的紧迫性。

联合国已越来越意识到雇佣军主义的危险性，而且一种一致的看法已在逐步形成。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禁止利用雇佣兵，因此载有侵略定义的第3314(XXIX)号决议理所当然地把利用雇佣兵定为一种侵略行为。

在类似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审议1977年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问题时，安理会确认和介绍了事实，并承认受害国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从而使上述看法及时地得到了加强。

同样，阿尔及利亚有幸主持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业已受权起草一个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加快完成这一任务是何等的必要。

但是，除了业已采取的所有行动和应有的立场之外，从政治上来说还需要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行使其特殊权利。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一定要谴责任何侵略行为，并指名谴责犯有这种侵略行为的人，以便使它变得可靠和具有制止侵略的作用。

尽管毫无疑问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有目的地组织和资助了这次侵略，但是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第282段的内容，安理会有责任得出最起码的结论，即比勒陀利亚政权至少是这次侵略行动的同谋，因为那一段认定南北当局是不可能不了解这次侵略的准备情况的。

除了安理会必须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谴责犯有这次侵略行为的人之外，人们期待安理会去做的另一重要事情就是解决所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

根据国际责任制度，侵略者应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调查委员会应能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并向安理会提出一份补充报告，为决定最后的结论提供基础。

然而，考虑到委员会所正确估计的塞舌尔经济的脆弱情况和所受损失的程度，必须立即给予塞舌尔有组织的国际支持，以便迅速消除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在这方面，需要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为塞舌尔筹集一笔特别基金，并请所有国家作出捐献。阿尔及利亚愿意全力支持为此目的提出的任何倡议。

主席：对阿尔及利亚代表就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匈牙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茨先生(匈牙利)：先生，首先，我愿意与前面几位发言的人一起，为你在5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祝愿你国际形势特别复杂的这个微妙的时刻，在领导安理会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在讨论安理会调查委员会关于南非雇佣兵袭击塞舌尔共和国从而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报告时给予我国代表团这一发言的机会，对此我表示感谢。

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谴责了由南非政府的最高层策划的并由正在企图用各种欺骗手法掩盖其与种族主义政权的联系的职业刽子手来执行的这一非法侵略行为。1981年12月14日，安理会理事国一致谴责了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和随后劫持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的事件。

自那时以来，安理会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在委员会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被塞舌尔共和国当局俘虏的雇佣兵透露，南非当局曾命令其国家情报局组织一次反对塞舌尔政府的政变。正是南非国家情报局招募了来自八个国家的44名雇佣兵，给他们

武器和金钱，派遣他们到塞舌尔共和国去推翻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这一非法的侵略行为又一次使国际社会注意到了一贯无视国际法最基本准则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真正性质。它又一次有力地说明，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种族主义政权所犯的危险的国际罪行，那么，今后任何穷国、弱国都可能成为比勒陀利亚武装侵略的受害者。

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武装侵略表明了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政策的一个新特点，即企图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政府，企图劫持飞机使民航事业陷入严重危险的境地。我们认为，南非政权必须对这一罪行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使用雇佣军来袭击一个不结盟国家，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这个国家独立的对外政策使一些国家的政府感到不高兴，因为这一政策使这些政府的图谋在印度洋的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不能如愿以偿。

联合国已多次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西方伙伴和盟国的合作和积极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能推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是不可能进行对外冒险活动的，也是不可能武装侵略前线国家和企图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的。因此，那些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合作关系并支持这一政府的国家也必须承担责任。

联合国已宣布1982年为动员制裁南非国际年。我们再次要求那些尚未制裁南非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停止与种族主义政权的各种合作。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最早一个成员国，匈牙利坚决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对外侵略的政治路线，支持一切旨在迅速结束这种政策和路线的实际措施。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政府最强烈地谴责南非雇佣兵对塞舌尔政府发动政变的尝试，并重申我们全力声援塞舌尔人民。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确保这种尝试不再发生，这次侵略给塞舌尔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能得到完全的赔偿。

最后，我想说，尽管我们对调查委员会为搞清关于对塞舌尔共和国的袭击的许多方面的情况所做的工

作表示高度的赞赏，但我们还是同意受我们热诚欢迎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塞舌尔共和国外长雅克·奥杜的看法，即委员会仍然需要更全面地研究这一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弄清这次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更明确地确定这次侵略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完成它的使命。

我们支持延长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和提出一份补充报告的要求。

主席：对于匈牙利代表对我所说的那些友好的话，我表示感谢。

下一位发言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生，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您在5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们期望，在你的娴熟的指导下，安理会能够根据和平与安全的利益，为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作出贡献。

同时，我也要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4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向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表示欢迎。

安理会正在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结论。在去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已经表明了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的立场，并彻底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动。安理会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证实了，预先早就策划的这一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是针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的。报告提到了所有的暴力、屠杀所造成破坏的情况。从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雇佣军起因的重要情况，雇佣军中的一些人以前就曾参与过非洲大陆上的几次类似的罪恶行动。

在这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那种认为应该十分重视迅速缔结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的意见。

同时，有关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的许多事实以及相互关系的情况已经是众

所周知的了。从上述报告中、从雇佣兵的供述中以及从国际上各种出版物中可以看出，南非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直接参与了这一侵略行为的准备和实施。

据1982年5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甚至连进攻塞舌尔主权的雇佣军匪帮的头目也供认，“南非政府赞同这种接管计划并提供了武器”。5月10日，这家报纸报道说，这个雇佣兵

“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了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代表，并告诉了他关于政变的计划。美国表示有兴趣……，因为塞舌尔具有战略价值”。

由于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仅仅是种族隔离政权肆意违反国际法的一系列行为中的一环，因此对这些事实作出估价并指出负有罪责的那些势力，就显得格外迫切了。这里只需提一下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连续不断的侵略以及颠覆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顽固企图就够了。对比勒陀利亚来说，为了推行侵略计划，它是无论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为了对塞舌尔进行侵略，他们利用了可以收买的肆无忌惮的雇佣军；在纳米比亚，通过恐怖和暴力手段保持着非法的占领，那里人民的自决权遭到了剥夺；在伦敦，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遭到了炸弹的袭击；在莫桑比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惨遭暗害。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并谴责了一些国家与这个政权沆瀣一气，这些国家唆使南非将其侵略政策不断升级，向南非提供武器并支持南非发展核能力。这些势力还在世界其他地区煽动对抗，从未停止过军事冒险行动。

这些事态发展突出表明了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坚决措施刻不容缓。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塞舌尔要求清算负有罪责的那些势力，并迫使他们赔偿损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这一合法要求并全力声援塞舌尔共和国。

正如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几天前在柏林所说的那样，我们衷心祝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没有帝国主义插手和干涉的情况下，在和

平和安全的环境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建设自己的生活。

主席：我在会议一开始就已说明，发言名单上尚

未发言的代表将在下一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发言。下一次会议将于5月24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举行。

下午7时55分散会。